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二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内分崩禮樂

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

爵動貽賞肴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上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

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邉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介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

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賔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

馬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疎闊

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

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内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

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

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鑿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来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馬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

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没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

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
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
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
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
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
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
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
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

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

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

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内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

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皐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陰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别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幷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常至不足妻

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

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亂聰識
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
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
間邢祐同名赴京師祕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
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
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
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

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宫内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膽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

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
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
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
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
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
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
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

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嘆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生常旝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旝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曽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覽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

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覩
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
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猷之學者猷之輒謂之曰
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
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
雖復不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
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
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猷之菑春秋毛詩

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疾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

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大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戸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

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来日皆當持本生徒恠之而已吾貴詰劉蘭蘭遂爲講傳二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

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

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

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
士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
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
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
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
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
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
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

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宫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

光讃明其事光以悳蔚書呈宰輔乃召悳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敎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悳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袠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

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爲黄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爲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恵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

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

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

靈暉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

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

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

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

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為猖蹷靈暉唯默默憂悴不能

諫止綽表請靈𨉷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啟不合後主於啟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𨉷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𨉷恒爲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爲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

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啟爲諮議馬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並須出於吏人吏人之

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矔清素純儒笑而不責矔
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矔子萬壽字
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談笑在
齊仕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
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
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
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
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

初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

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如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

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兖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瞻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虯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

馥乃謂曰李生久逐先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

洪﨟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令

皇居徙御百度剏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

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昇曰若然女子逆降
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
閻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
十七月也昇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
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
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昇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
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
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予楯昇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爲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梁武又問尚書正

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五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

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

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遷散騎常
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
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
意爲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
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
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
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
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

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既而以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宫行碁歴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歴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

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有乖忤便即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忘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

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嘗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歴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塋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畀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

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

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
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
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
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
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
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
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
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

歷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别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

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

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

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
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
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
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
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
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恵政年老
歸致卒于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

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文書不忍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書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書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書應詔先告之書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書齊河南王孝瑜聞書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書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書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

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盖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

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爲後王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来向之敬德走超簷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

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侍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将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

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隷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頴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爲賔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王爲東宫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爲博士登阼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王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髙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

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
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
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
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
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
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
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
空公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

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髙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

来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傳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選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

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重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説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説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嘗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説忽有旋風吹雪入户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

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
無童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曽
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
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
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
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
外繞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龍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
量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

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
注易一部行於世曾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
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
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
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
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

史微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彪
武少美貌爲元則所愛悦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
負卷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
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
子講説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
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彪
武應選時號得人歴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
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

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彪武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彪武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彪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彪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

替惟宸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彪武便以澂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彪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彪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令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

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沖等徙北邉南安王思好之反德沖及弟德揭俱免德沖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沖並在殿廷就執目見宽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爲太原公時爲國常侍帝家人有盖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盖將遵因其處分曽抗拒爲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爲王書專令訪察中

書舍人朱謂爲鉅鹿太守遵爲弟子求官謂啟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别駕曾韓長鸞父永興爲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爲黄門侍郎被誅遵出自賤微易爲盈滿宫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爲輕率嘗於宫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北史卷八十一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儒林傳叙以充上選未及简置○上監本訛生今改從南本

多講王輔嗣所注○王監本訛土又下文齊時儒士句士亦訛土今俱改正

平恒傳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二魏書作刁

陳奇傳河北人也○北監本訛止今改從魏書

劉獻之傳雖復不立身之道有何益乎○立身之道上

考魏書竟脫去二十七字遂不成文

至京稱疾而還○稱疾二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而海內三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標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注毛詩序義一卷○注毛詩三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張吾貴傳曾在夏學○在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學者以此益奇之○益監本訛之今改從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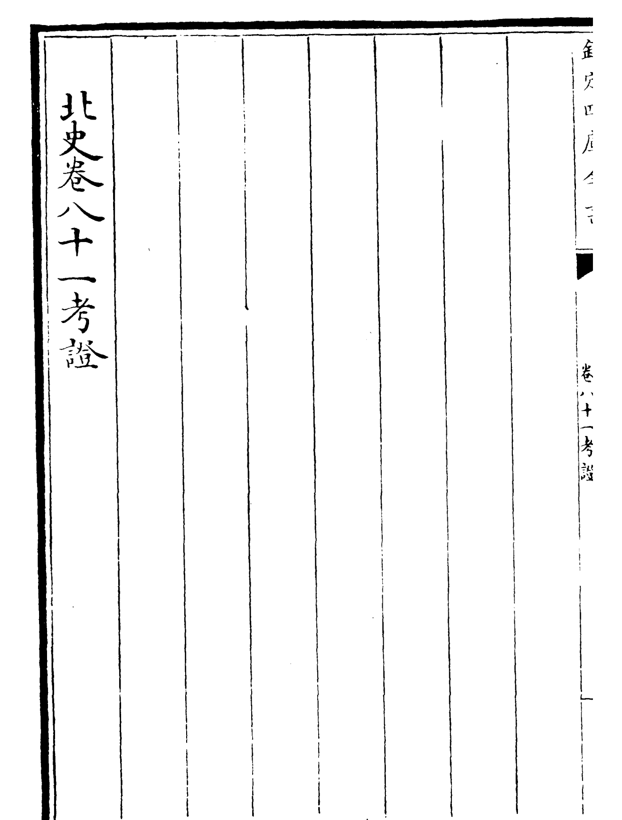
孫惠蔚傳及閲舊典先無定目○目監本訛自今改從

魏書

徐遵明傳學徒至今浸以成俗○浸監本訛侵今改從

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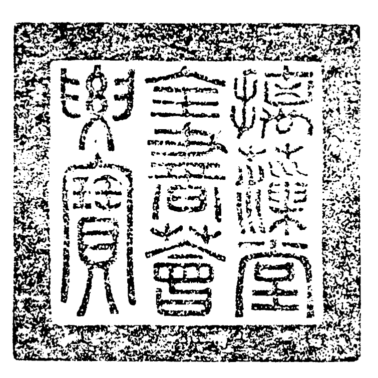
李鉉傳常山房蚪○蚪監本訛蚪今改從齊書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謹案第十九頁前八行惟默默憂悴刊本悴訛綷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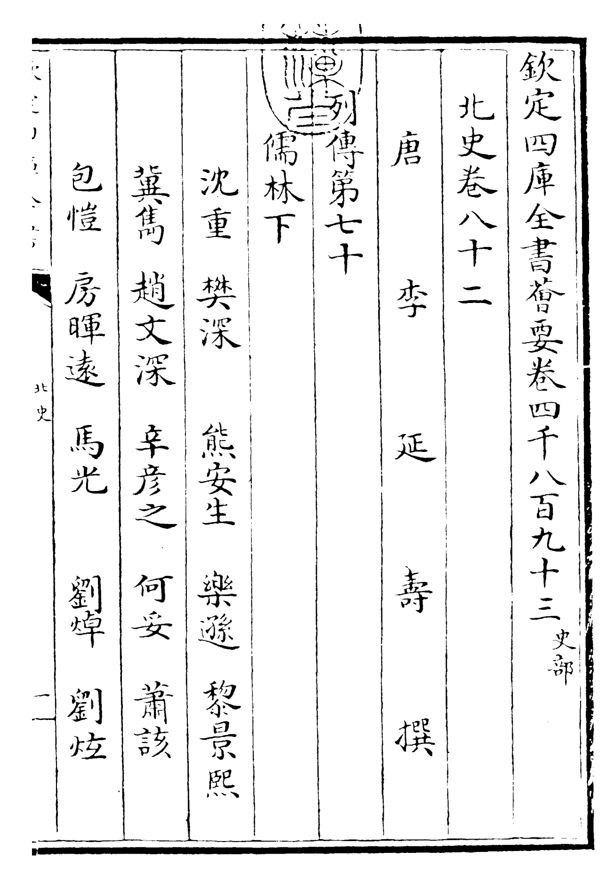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黃永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三 史部

北史卷八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草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脩乃遣

宣納上士梆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

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辛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

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覔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逃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歷之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

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倦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

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籕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

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賔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奥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

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

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竝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

大屐州將初臨輙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
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
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
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
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
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
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

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閒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戸曹柳敏行臺郎中

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
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
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
傳周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
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
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
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

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
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
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
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
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
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
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
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為燕郡守祖鎮父瓊竝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

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

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宫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豊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

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
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
人興役漢悳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
澗水絶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
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
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輙應之以異典
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
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子來非

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恵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覬如又荐飢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李明又上書曰臣聞寛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懐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揺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懐其恵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

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
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
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巳節
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
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
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
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
之産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

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

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

士葢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㧞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為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

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東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

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𦤺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還

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霞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

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大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

惟彥之所貢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令譽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晉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晉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

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晏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晏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㒞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

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

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恐總領不多安
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㷂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
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
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
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

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
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
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
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
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
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
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
妥不㥁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

與感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

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呂
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
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
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
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
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

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

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

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

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别敕太常取安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吕廢黄鍾安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

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

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

貴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

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

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

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

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宴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

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奥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義竝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

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

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謚

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

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

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

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

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

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

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内每使執仗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
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
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義
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
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
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
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

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禀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

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鍜錬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

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纎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賛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

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廹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奄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胷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巳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

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澈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悳實多啓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

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
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為
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
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
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
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
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
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

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氷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王孝籍竝

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字叔𤣥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憯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

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嘘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德雖復山川綿逺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將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没於深泉之底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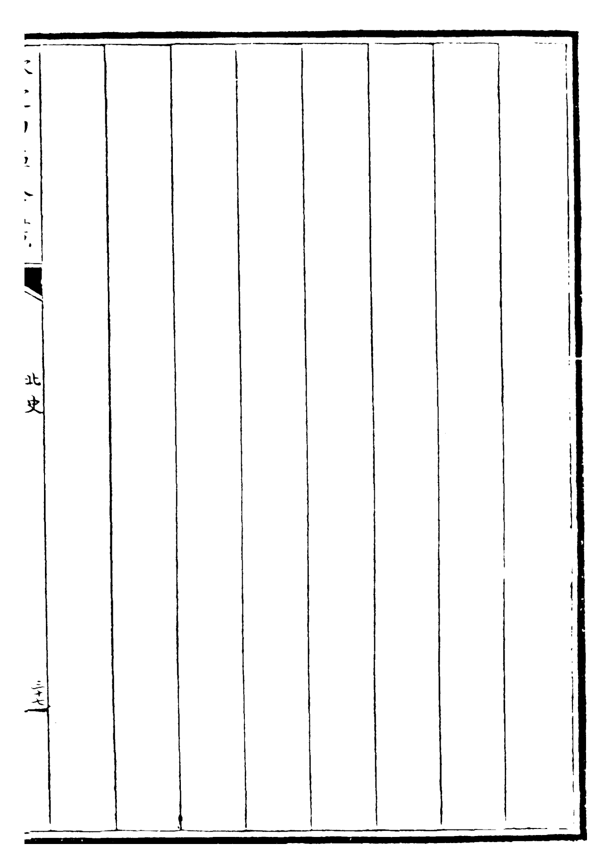
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闊關山迢遠盥臂為期前途逈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

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王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

還克念汗窮愁之篇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逼心於
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
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刋願少加憐愍留
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
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
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
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闡道下風

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功也然遂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窮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

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畧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隠不逮於焯裁成義説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北史
三十七

北史卷八十二

北史卷八十二考證

沈重傳梁武帝欲高置學宮以崇儒教○梁閣本誤詔今改從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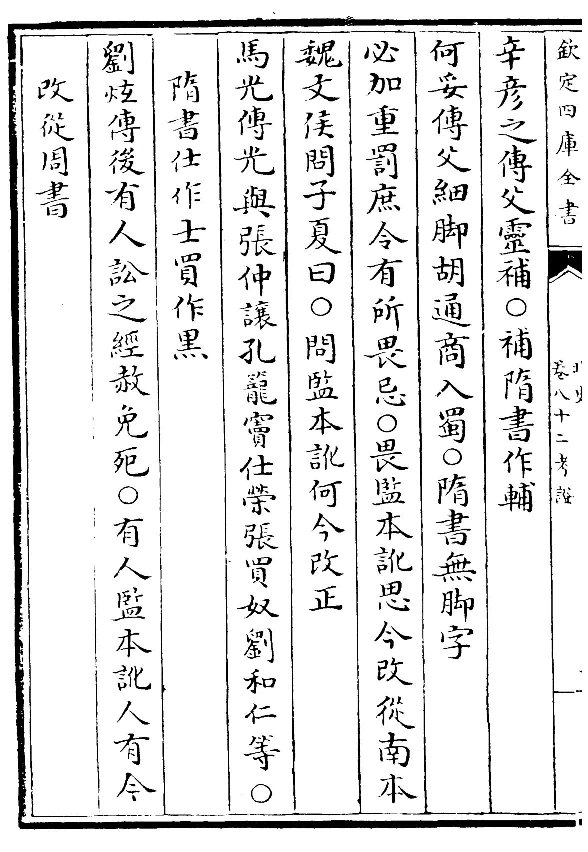
桑門進士○桑監本訛秉今改從周書

樊深傳負書從師於河西○河西周書作三河

天平二年○平周書作和

黎景熙傳河間鄭人○鄭當係鄚字之訛

趙文深傳父選○選周書作遐



辛彥之傳父靈補○補隋書作輔

何妥傳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隋書無脚字

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畏監本訛思今改從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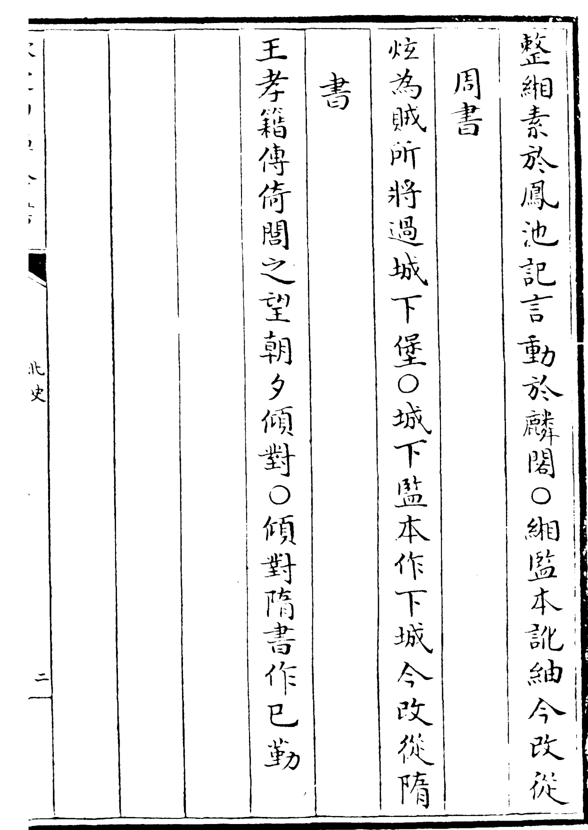
魏文侯問子夏曰○問監本訛何今改正

馬光傳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和仁等○

隋書仕作士買作黒

劉炫傳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有人監本訛人有今

改從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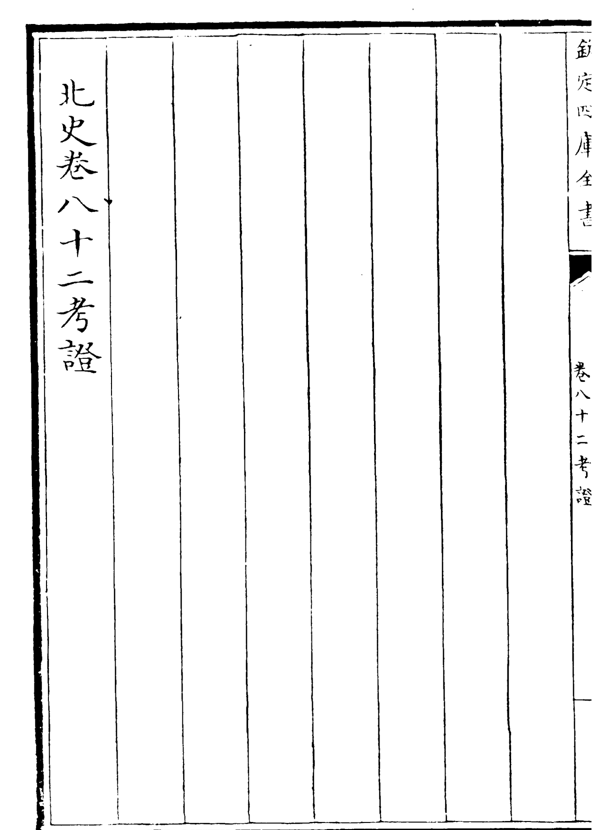
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緗監本訛紬今改從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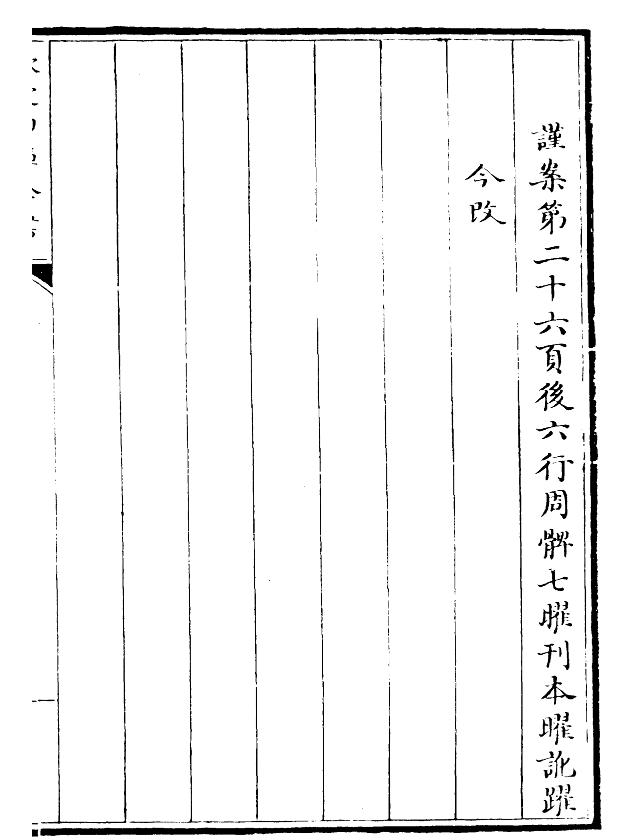
烇為賊所將過城下堡○城下監本作下城今改從隋

書

王孝籍傳倚閭之望朝夕傾對○傾對隋書作已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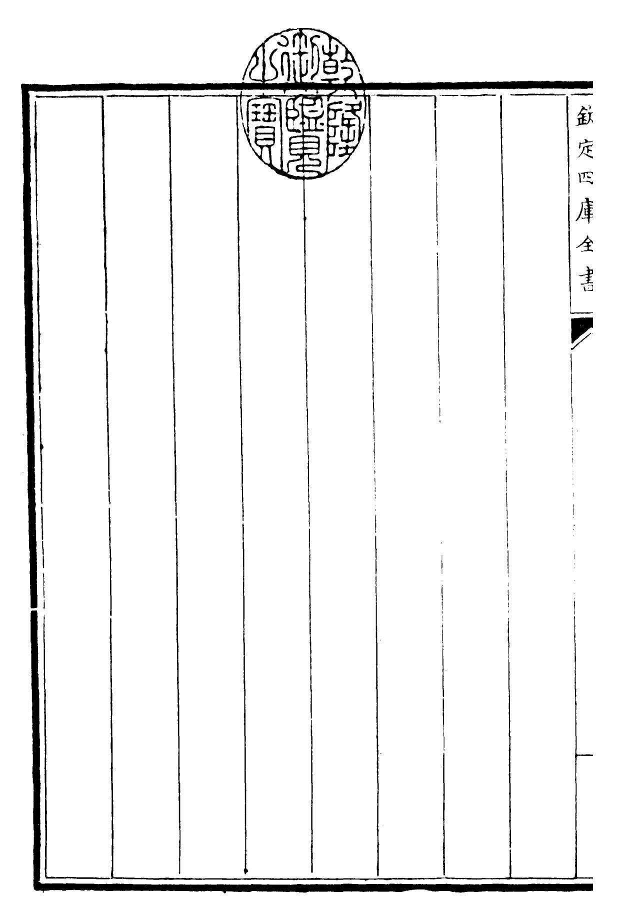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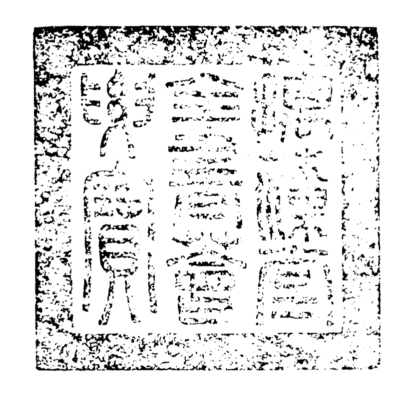
北史卷八十二考證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周髀七曜刊本曜訛躍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舉人臣汪志伊